

樓漫談窗推

新學書局

PDG

推窗談自序

既然已將談書的一些散文集成爲「開戶談」交了書局去印行，便無妨再把爲文壇上與社會上而寫的多少雜感，亦收集起來。索性以「推窗談」名之，意爲劃分寫作不同時期的界限，亦爲兩個集子內容不同的色別；但目的還是爲了美飾集名的緣故。因爲常見人家一些書本的集名，取得太綺麗可愛，和切合內容了。特別見了古代文人之散文集的集名，更是悅目有味，就是現代散文大家周作人氏著述的集名，亦取得靠動聽了，使自己不願示弱於人的動機，而想有以求人美之美了。可是因爲自己太缺乏這種本領，終於無所獲。後來還是仿了周作人氏的「談龍」「談虎」的聯絡取名式，而定了「開戶」「推窗」兩個聯絡意義的名字。這才稍算爲滿意了。

俗語說：打開天窗說亮話，一般人以爲這是刻薄的態度，似乎一個作家的筆

調是不該有這態度存在的。可是，處於現在的環境，那個不想這樣的表示呢？因為現在的環境；如同病人的請醫生，要受到強鄰的限制，使病家的家屬，不得不服從的，不許醫生對症下藥一樣了。所以病人只可臥之待斃，而讓微菌盡量去侵蝕細胞而後已。還要想什麼法子來救，根本就不許你救治的！就是目前的流行性感冒的治療，亦已禁用「桂枝湯」而倒適用着「大黃湯」了。但是以大黃湯來治感冒之症，已是萬萬分不利於病人。誰個醫生那肯下這毒手？又因多數人認識感冒症如無桂枝湯吃，甯可攢進被窩裏去流點汗，較吃大黃湯有生望。但是強鄰的威力是可怕的，能令病者的家屬嚴禁既不許吃桂枝湯，又不准攢進被窩裏；且迫吃大黃湯後，還要叫去臥冰吹風扇！這樣流行的感冒症那不再流行漫延？當這時西洋醫生亦沒辦法，僅能以安眠藥或阿司匹靈相助而已。你想，一個好說話的人，目覩這事實，身處這環境，那有餘地好說話。雖然閉戶不攘是非是上策，但好說話的人是一輩子不能縫着口的，於是說又不能，不說又不可；只得打開天窗來

說亮話了。

自己是個相當好說話的人，但亦曾經閉過門而忍不過縫口生活者；所以使把天窗打開來說幾句亮話。亮話原是自家好說，達此環境，益可多言了。但是自己說話太不顧彼此，或有些太不近人情，可是我因抱了決心不需要人們的同情，不需要大眾的讚許，亦不怕人們的排謗，不怕社會的摒棄，更不為社會中心的文章，不為流行的病文，不願為情感作用的驅使，不願為大眾的喉舌，只本我所欲言的宗旨，盡量發揮個人的個性，發洩我的心跡，保持自己固有的筆調。我有的是口，我有說話的自由，誰能制止我，誰能說我的話不對。既然人家可無理不許我開門公然說話，但我還有天窗可開，有亮話可說。再禁止，還有地穴可鑿，有暗話可說，但希望不有鑿地穴說暗話的時節降臨更好了。因為這是到了雙方不便的時候。如彈環到了不能再壓而脫了壓力一樣的會突衝了上來。又如被打的狗到了無路可逃，會凶惡的回頭來咬你一口那樣的不利呢？

一班人以為亮話可說，似乎內容辛辣的氣味不可太濃厚。而且有些人更在說我的亮話之內容，正犯了這不利的一點。但是，有的人反視我這不利之點，正是我的進步。的確，我承認這話都說得不錯，且自己每於平心的時候亦有同樣的覺到了。究竟這是對嗎？可是我終要答是對的，肯定的認識這是環境所使然，如果環境只能使你如此，那裏可說不對呢？

五年來，特別是近年來的環境，使一班好說話的同志，那被壓抑的心火，已不能再忍的，像停息的火山又慢慢的燃起來了。所以開着的天窗處處可見，亮話時時可聞，識相的多走於幽默之路。具熱血的，則多墜於狂莽之途。故幽默大師之產生，狂人之出現。便如亂世之出忠臣般的成了季候果子之流行了。於是，說之痛心，想之可喜。但，願希望有一天能使我們的魄力來洗刷去這可歌可泣的環境，讓我們平心的說幾句坦白的話罷！

漫棲廿五年九月十八日序於上海

推窗談目錄

自序

告目前兩口號的爭論者

包羅萬象的至情文學

文學有必要富得去敲門

文學遺產與評價問題

「汕頭文藝界一瞥」與「文學有無時代性」的論戰

一、本題的話

二、關於「汕頭文藝界一瞥」

三、想把「汕頭文藝界一瞥」勾銷

四、不必有的分點

五、文學確有時代性

寫文學不如寫野鴉

詩人的生活要比瀟三境

蹦蹦戲的話

南唐興亡的童謠

潘金蓮與兩兄弟

談潮州七賢故事集

屈原之後又杜義

孔子的偉大

武力推行教育之政策的失以

應份說的話

走上一九三四

萬惡淫爲首

東洋藝術家

野味獵險記

文章得妻

娛晚景的說

又是冬天凍人時

庵堂何盛於斯時

磨蝕人的人生

一顆心

記夢月心

春花秋月何時了

雀戰有感

憶慈母

告目前兩口號的爭論者

波浪起伏的政治舞台，勾心鬥角的工商市儈，甚至暗潮叢生的國際之間；外表無論如何去粉飾得怎樣的太平，怎樣的像水清如鏡，終是引不起大眾的信仰，釋不得人們的存疑，而且當一層煙幕彈無意被人揭破的時節，可怕的咀咒，失信仰，永遠挽不回了人心，便會跟着這個時候從大眾的喉舌，集團的態度表露了出來。可憐一般有骨氣的文人，亦會走到與人一般之見的起了筆鎗舌戰，暗地裏招兵買馬搭起了雷台，把文壇混得一團糟，自然亦有時候給大眾這樣的看待了，你想，是多麼下流的看待呀！

本來現文壇鬧着異途同歸的兩個口號：「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和「國防文學」的分歧的新產兒，假使兩派能冰釋彼此之見，斷沒有一鬧就這麼的厲害，自魯仲良派的「民族革命戰爭的國防文學」的口號被認為不通後，接着便築起

了大本營，合一的口號自然亦不能喊得起徑了，試問還有坐地不亂的柳下惠麼？於是寄某某與答某某，以及我對國防文學之意見！或「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的主張，不讓步的，兩方的徒子徒孫，不管有理無理，只求多有一人為老頭子說話便算了。的鬧，始終沒有想到大眾讀者的觀察力怎樣，以為兵多可以勝敵，怎料得銳將雖少，亦能克服烏合之衆，其實問題都有正理的存在，如果無理取鬧，不外費了時間精神，費筆墨紙張而已；那能得到讀者的同情。如果以為這問題可存心欺騙讀者的錢，而籍以推行刊物，則殊非上算。如果視刊物是為大眾而設，那便應該為大眾着想，須知大眾的讀者，並不希望刊物有鬧私見的問題，亦不希望文人有賣藝般的專挑着私見之鎗花的本領，所希望的是文人心血的結晶品，切膚之痛的中心論，那種肝火相攻，含血相噴的損人利己的說話，自然是讀者所不願領教的。

其實現在所爭的兩個口號，均有相當的理由存在，可是，一鬧下去，便從有

理變爲無理了。何以？因爲甲方的集團以自己有理由的口號，去攻乙方有理由的口號爲無理由；同樣，乙方對甲方施以一樣的反攻，不是都失落了有理由的資格麼？且兩方相爭的使命，可看出除相輕之外，便都想爭奪領導的地位，所以都視爲是迫切，而更以動聽的言詞來博文化界的同情，引誘大衆的擁護，而不知這舉動反墜其人格，失大衆的信仰了，因爲這種存心壓迫對方消滅，而以己方爲唱導的野心，使一方被認爲可欺的少將派，或老將派，（因爲所爭之重點不外在這兩派之間）自然要激烈的反攻了，因爲在現世紀裏，野心家的壓迫弱者是被公認爲可恥的一回事，苟野心家存心要壓迫弱者，稍有抵抗能力而求生存的，當然要抵抗到底了，意大利之奪取阿比西尼亞的經過，便是一個極好的例證，想不到這種不平等的思想，中國的文人亦會產生；怪不得中國沒有偉大的作品出現，原因是受到互相拗折之損害了。

文人之爲文，固然各有各人的筆調和思想去構成派別的分歧，可是文人是不

可無行的，不能恁意有醋性行爲去抑制他派的發展；還要互相保持各人固有的地位，稱雄獨霸於文壇的，僅是大衆的擁護，並不是關門道喜便可成事的，如果未經大衆所擁護，自然亦要讓步的，即如「民族革命戰爭的大衆文學」與「國防文學」兩口號的領導者，都想施以統制手段，祈達到自己的口號勝利，成功了領導地位爲目的。但是這樣的爭，叫誰先下台呢？是不是少將派應該先讓手，讓老將派來領導麼？抑老將派該先退讓，讓少將派來領導麼？要解決這問題，以什麼措詞才算確當：就是中間的人亦很難確定的。因爲少將派的思想，動向，並所抱的口號，未曾不新穎，正確，資格當然有至領導的可能，但是老將派的思想未曾就落伍？口號未曾不正確？領導的地位自然不致於失了，然而，以郭沫若氏之主張：「我們不要老頭子來領導青年，要讓青年來領導老頭子」的話，似乎少將派的地位愈見其重要，更有領導的可能了，可是這話亦不能說通於大多數人，在理應該選賢者爲領導，才不屈了賢人。但是，現文壇的賢人太多了？致賢者不能讓賢？又

不能相罷手。所以雖爲賢人，因其不謙讓，亦成了非賢了！

但是話又得說回來。「民族革命戰爭的大衆文學」與「國防文學」兩口號的目的，都是救國的主張，所差不外字眼上的不同，何以都專神集注的爲這區區的標題而爭執？以致傷了彼此的情感呢？須知產生這兩個口號的動機，是由於國家的貧弱，爲保全民族的生存爲起因，何故國未救反願自己相爭了起來？文人是智識的份子，終日都在高唱不可存閹牆之見，而且不是喊過中國是一盤散沙，今後救國須團結麼？這樣國恥多至每人似穿了長期的孝服般的，還有心思發肝火來相_此麼？我真不解爲什麼要喊起救國的口號？現在國家不利的事多像蝗虫害禾般的時節，正急需於文人的宣傳工作來振民氣，喚民心，但幾月來不但成績未見，而戰台竟畢現，是否文人的救國，亦必要像軍事上與政治上的統一後才能救國麼？是否必要像內戰的流血後始能爲文救國麼？是否別人不能救國，僅能你個人或一個派別才能救國麼？如果有這樣想的，那是錯誤了。試看現在中央之解決西南，是

本團結的精神不流一滴血的，何況這文壇上沒有漢奸文學派的出現，且所爭之口號亦無一方不當，故名義爲統一戰線而爭的話，根本不能再利用來掩飾那想奪取領導地位的野心了，希望有所覺悟！

且近來更有提倡戰線合一之說，這固然是必要的工作，不過提什麼口號便能適合所爭兩派的胃口？所以還是主張分道揚驤的好，免得一輩了鬧不清，亦免得有存野心領導地位之爭。如果不這樣的各自罷手去幹各人的工作，恐怕國亡了，這問題還鬧不清楚呢？到那時真不能辭其咎了，所以很希望大家恢復五四運動那時的精神爲民族刷新，切莫蹈南宋諸儒之爭以致亡國的複履，存歷史上的美名，勿爲後世所唾罵！國家幸甚。

廿五年九月十八日

包羅萬象的至情文學

現文壇正鬧着「民族革命戰爭的大衆文學」與「國防文學」之爭的時節，同時「至情文學」的旗幟亦有人捧了起來；且至情文學的高唱者的論調，大有攻損以前所爭的兩派；致一班尋機乘隙，以文爲生的人，亦來數百字反攻的駁論了。於是，又多了一個可賺稿費的機會，亦算是文人多增煩惱之秋。

其實，至情文學的提倡，是對的，而必要的，眼光亦遠遜於前爭兩派。不過，至情文學高唱者的論調，有些錯誤，錯誤之點，不外在於「窮極無聊，爲騙幾個稿費，堆字砌句，費煞苦心，國防也，民族也，何至情之有，烏可名之曰文學」的這些弄巧反拙的廣告話了。可是我之贊成至情之提倡，並非存心人非我對，攻彼擁此，而是純潔的說：至情文學是包羅萬象的，超乎一切文學之上的，簡直說：一切文學，無論是國防也，民族也，花月也，人情也，戰爭也，報告也，生

離死別也，奸淫邪盜也……等等。都不出於至情之範圍，而是可稱屬於其中之一小部份。所謂至情者，非哀，樂，喜，怒，愛，惡，慾之七情有何？廣分其義設：有感於國家貧弱，危在旦夕，而以文學鼓吹國防之重要，非至情之人所能爲？有感於民族淪亡之痛者，而以文學喚醒民衆爲團結之注意，非至情之人所能爲？男女熱戀之心聲，不能抑止之愛慾，非至情之人所能爲？「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人情也，「兔死狐悲」惻隱也，非至情之人所能爲？「生莫悲兮生別離」非至情之人所能爲？諸如此類，何一不是由至情而生，由是高唱至情文學者，而單以男女，父母，朋友之愛作定論，則不但大錯特錯，且其眼光亦可知矣！

固然，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王昭君的「出塞歌」，王維的「陽關三疊」，司馬相如的「鳳求凰」，李延年的「佳人歌」，盡可稱爲生離喜樂的至情之代表，而岳武穆的「滿江紅」，文天祥的「正氣歌」，謝暉羽的「西臺慟哭記」……亦何曾不是血氣熱騰的至情之作？即如目不識丁的楚霸王項羽的「垓下歌」

，何等悲壯，何等情長，你看這：「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驪不逝，驪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的語氣，與及高祖得勢時歌大風歌之氣概：「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的歌，幾千年來，有誰人反對此是非至情之作，所以至情之文學，並不單以其所知的幾首而作為代表了。如果想舉至情文學中愛情的例子，則西廂記裏的：「但蘸着些兒麻上來，魚水得和諧，嫩蕊嬌香蝶恣採，半推半就，又驚又喜，檀口搵香腮。」的調情之境，及「到京師，服水土，趁程途，節飲食，順時日，保揣身體，荒村雨露宜眠早，野店風霜要起遲，鞍馬秋風裏，無人調護，自去扶持」的離別那種體貼入微的話，及：「青山隔遠行，疎林不做美，淡烟暮靄相遮避，夕陽古道無人語，禾黍秋風聽馬嘶，我為何懶上車兒內？來時甚急，去時何遲？」的悲痛之語，具是至情的描寫，更堪為我所動了。

再之，至情文學的範圍，並不止以上所舉那樣，如文人相輕的論戰，兩派間